

追求与探索丛书



白云涛 著

当代中国青年 素质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青年 素质论

白云涛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当代中国青年素质论

Dangdai Zhongguo Qingnian Suzhi Lun

白云涛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97,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½ 插页: 2
印数: 1—8,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冯 静

责任校对: 宋玉培

封面设计: 李国盛

ISBN 7-205-00253-2/D·47

统一书号: 3090·884 定价: 1.45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现代社会中的青年	1
青年文化的崛起	1
两种挑战	6
1. 适应与选择	7
2. 未来文明的建立	11
国外青年简况	14
竞争中的中国青年	17
1. 兰德公司的预测：未来二十年	17
2. 关键的“软要素”	19
第二章 心理素质探密	23
强me心理机制	23
阴性性格类型	30
情感节制与情操组成	36
第三章 思想素质分析	45
价值观上的重与轻	45
1. 名实、义利、公私、共殊	48
2. 时间、金钱、生命	61
3. 真、善、美、爱、力及其他	66
何必拥挤在一条路上	70
第四章 智能——文化素质别论	74
从“斗智赛”说起	75

学习过程的信息流程·····	83
中国传统思维的缺陷·····	88
第五章 行为素质简说 ·····	101
行为的能力 ·····	101
素质的平衡与协调 ·····	105
第六章 深层核心素质——人格 ·····	111
当代青年所面临的困境 ·····	113
检视人格系统 ·····	117
1. 横向三因素 ·····	117
2. 纵向五阶梯 ·····	121
第七章 素质改造 ·····	125
迫切性与可能性 ·····	125
耗散结构的启发 ·····	131
朝着太阳奋进 ·····	136

第一章

绪论：现代社会中的青年

时代的性格就是青年的性格。

——恩 格 斯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
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
之生。

——李 大 钊

青年文化的崛起

人类社会，一只飘摇不定、神秘莫测的小船，随风逐浪，由远及近，由近而远，缓缓朝未来驶去。人们翘首顾盼、凝望，从不同的位置、角度，进行自己独特的观察和判断。

这是社会学者，文化人类学者所看到的一幅图景：

20世纪以前是老年人的时代，是老年人受到尊崇敬仰的时代，是老年人以其经验、资历主宰家庭、社会乃至一切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胡须、皱纹，甚或龙钟老态，耄耋之年都带有令人羡慕的光轮。人的地位、价值，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上升，老年人尽管会逐渐失去体力优势，但似乎更增强了智能优势。老年人的观念、信条和习惯，几乎是每一个生活圈子里不可动摇的准则，而他们本人则是各种传统人际关系的中心、纽带。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亚洲的“老年社会”，同样也存在于欧美的“儿童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青年是没有实际地位和发言权的，他们既然已从受保护的儿童年龄中走了出来，那么即便受到尊重，也不过与“Ladies first”一样，仅仅是一种礼仪。

从本世纪，特别是五十年代开始，青年取代了老年，迅速地占领了生活舞台。从人口结构来看，青年人口激增。据联合国有关机构估计，到1990年，世界青年人的总数将达十亿，占全人类总数的五分之一。在1900—1970年这段时间内，世界人口翻了一番，21岁以下的青年增加了两倍，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总人口的20%。以日本为例，战后出生的一代在1980年几乎达到了6500万，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半数，而明治、大正时代出生的人大约只占总人口的20%。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青年的年龄为14—21岁，此后为“成年人”。而实际上，许多国家并没有做这样细的划分，早期和中期成年人一般被算作青年。例如在中国，青年指16—30岁的人，因为这个年龄阶段里的人在人格和心理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此外，现代社会，生理性成熟加速和心理社会性成熟延缓延长了人的青年期，这一切，使青年人的

实际人数超过了统计资料所显示的数字，可以说，在全世界，青年人组成了一支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队伍。从社会心理这方面看，老年人凛然不可侵犯的地位动摇了，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充满自信，不喜欢年长者的干涉，希望保持自己独立的追求，独立的个性。青年的自主、自立、自助已经为全社会所理解和承认。青年人甚至有点瞧不起老年人，“年过三十便不可信任”，在有些国家成为风行一时的口号。对此，老年人并无多少怨言，他们退缩一隅，微笑着，采取宽容态度。青年人有理由相信，凭着自己特有的活力和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以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毫无疑问可以一跃而成为时代的宠儿。就社会活动而言，青年亲身参与了各种事物，并在其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近二十年，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各国青年始终是这场变革的推动者和生力军。青年不再仅仅是一种被引导和教育的对象，是一种还未发挥作用产生影响的希望之光，而成了一种能够左右社会生活的强大的现实力量。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介绍，1947年至1964年美国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一代青年人，目前总数达7700万，占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各行各业均是主力军。他们在律师中占33%，在科学家中占45%，在计算机专家中占50%，在工人中占50%。这批人独立自主，观点多种多样，充满怀疑精神，将对美国今后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未来学家们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时候更重要的时期”，而青年的崛起，恰恰主要表现在文化上，也即我们所说的广义的生活方式上。它包括人们对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及与这些观念相

适应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在这些方面，青年的倾向、风格和特点，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整个社会几乎都在围绕青年高速运转，从服装鞋帽到音乐、小说，再到娱乐游戏，无不适应青年的口味和兴趣。当一代青年开始“老化”的时候，社会毫不客气地将他们抛出环绕的中心，而将新一代青年接纳进来。国外有人把青年看作一个“阶级”，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青年的收入、地位大体相近，青年人口相对集中，青年人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这一切构成他们在文化上很强的整体性和鲜明的色彩。

面对滚滚而来的青年文化浪潮，人们有理由感到惊讶和疑惑。因为另外一个事实也摆在面前：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增长，人口老化的趋势也愈加明显。在人口结构中，形成了青年与老年两大阵营。由于观念与习性相距太远，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所谓“代沟”或对立。在两代人的文化冲突中，年轻一代能够占到优势，不能不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我们把时代比作难以驾驭的骏马也许是贴切的，它们每一个都是那样苛刻而又准确地挑选自己的主人。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特殊时代则更加不同于以往，在这个不断变革的、激动人心的时代里，科技革命这支阿基米得杠杆正在把地球不断移动。生产手段、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一切人类文明的基本形式都已脱胎换骨。“在20世纪，我们正在结束人类一个长达五千年的时代，当我们象史前人类那样睁开双眼时，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①

这个新世界只能挑选这样的主人：他好奇，大胆，跃跃欲试，能够不断适应和创造新环境。他习惯于高节奏、快步

①（美）阿尔温·托夫勒著《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调，他凭着敏捷、机智还有热情而不是千百次重复得来的经验教训去感知把握现实。而且，信息时代一个引人注意的情况发生了。在历史上，青年人第一次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老年人的传授来完成他们的教育。对于青年人，相互间的教育和交流更为重要。据某些专家估计，未来社会将是青年人教老年人。信息爆炸和信息报废率增大使这种现象完全有可能发生。实际上，在有些国家里，青少年教会自己的父母使用计算机以及掌握其他一些现代化的技能已经不算新鲜了（相反的看法也存在。例如美国独立学者学会就认为，当前流行的青年文化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多数年轻人只与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交往，大学生们则集中住在歧视老年人的学生居住区。这样的制度实际上使青年人的思想无法超出那些缺乏生活经验的人们的浅薄之见。为此，两代人需要跨代对话）。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认为，以往父母的文化是在发展比较缓慢的文化系统中形成的，可以成为子女的楷模，并要求子女适应父母的生活方式；但是，今天十分迅速的社会变革促使父母传授给子女的东西在他们成人时可能毫无用处。于是，社会化的功能从家庭转移到了同龄组。M·米德在他的《文化与信仰——代沟研究》一书中写道：“……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年人正在赢得尚不为人所知的新的权威，即用青年楷模文化来认识未来。”“过去存在若干长者，由于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积累的经验而比青年知道得多。今天不再是如此。……没有一个长者能够了解20岁以下的青年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生活的世界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今天的青年一代那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革。”至于中年人，他们生活在青年、老年的夹缝中，两

头被分别吞食，中间所剩不多。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稳定，心理、行为、生活方式均取中庸态度，未能产生一种鲜明的、富有影响力的文化价值观并构成一个独立的文化群。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主人是谁呢？不言自明，是青年。

1985年作为国际青年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青年的活力、成熟和取得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为此，联合国号召各国政府重视青年事业，支持青年人的活动和爱好，注意接受青年人提出的改革要求，善于保护青年人的热情，并要求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制定本国发展青年事业的长远规划。人们已经看到，青年的积极参与性、变革现实的热切要求、文化上的整体力量对国家命运和人类前途将产生重大影响。

两 种 挑 战

青年被推到了历史前台，但眼前并非是“前程似锦，鲜花如云”，倒是以前任何时代从未有过的烦恼和危险。

1982年，罗马尼亚科斯蒂内什圆桌会议为“国际青年年”起草的公开信在概括青年的“时代生存条件”时写道：

“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日趋加剧，这个沉重的包袱压迫着未来的一个时期，象一团乌云，使所有人确信暴风雨即将向青年的天地袭来。”另有一些未来学家则用“冲击”、

“浪潮”、“震荡”等等字眼描绘我们的生存时代。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耸人听闻，故弄玄虚。他们觉得，人类有自己的生存发展规律。人类近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不知遇到了多少问题和困难，人类自能逢凶化

言，应付裕如。为人类在现代和未来社会的生存发展烦恼、担忧，似乎有点多余。

可惜，人类是那种最不能随遇而安的动物。他总不肯俯首听命于上帝的安排，而把高度的自觉自为当作自己的使命。越到近代，人们越是注重研究环境，并提出自己的生存发展战略。今后五十年，不出意外，人类的生存该不成问题，但也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误入歧途，也可能出现不平衡或局部倒退。究竟如何，要看这一代和下一代青年，要看他们是否了解自己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以及如何应付这些挑战。

时代是公平的，他既然挑选了自己的主人，那么就要对他的主人进行一场异乎寻常的考验。

1. 适应与选择

当代世界性的疑难问题，例如就业、人口、生态、能源等等可以开列一张长长的明细单。但对于个人来讲，真正称得上挑战的，能够对世界发生潜在影响的，是人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和选择”问题。在有些地方，这一问题也许还不那么急迫和明显，但随着现代化的必然到来，它迟早要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

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一书中谈到：社会变革和技术革新的加速发展，使社会上所有的个人和组织都越来越窘于应付了，处理不当，将引起适应力的大崩溃。仔细分析起来，托氏的话倒也非言过其实。因为所谓“适应”，不单指生理上的，更主要的是指精神和行为上的。“不适者死亡”，在这里不是说肉体的毁灭而是生存价值的丧失。面对新的生存环境，不会调整自己，改变自己，

而靠忍耐、凑合、拖延，苟且而活，这就是不适应或消极适应。这样最多只能“在较低级的发展水平上以某种形式生存下去”，既不能享受新生活，也不能创造新生活，成为被时代淘汰的人，活着，有如一具僵尸。从这一点来说，适应环境，青年人并不比老年人来得更容易些，他们不可能象老年人那样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以不变应万变，他们的内心、意向，他们全部的生命力都促使他们去追踪时代的脚步，如果跟不上，就会造成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安。

现代社会的适应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对短暂性的适应。今天，人们觉得事物的寿命突然缩短了，人对一切所抱有的“永恒”、“长久”的观念显得陈旧不堪。很多东西与人的生活的某些阶段结成“生存有效期”，有些物品用过即扔，有些宁租勿买，有些课程的学习只是为了晋级或谋求新的工作，达到目的即可忘掉。现代生活要求青年必须建立起“瞬态”感觉，即时刻意识到周围现实的顷刻、暂时和不确定，意识到“境遇”的流动加速，人的各种关系存在于瞬态之中。

对新奇性的适应。现代世界的突出特点就是新事物太多，事物的新特点新状态太多，而且奇形怪状，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对此，人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见新不惊，见怪不怪，对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能够欣然接受或果断放弃。人们将面临一个必然会出现的心理转变：从过去对新奇事物所抱有的天然的怀疑态度、抵触情绪和抗拒心理到现在视新奇事物为平常甚或感到喜悦并期待它的出现。

对变化的适应。这是一个伴随人类漫长发展历史的老问题。但在现代社会，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状态和性质上，还产生了新的变化种类。例如，变化的方向，社会生活有时稳定前

进，有时突然拐弯，有时又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莫名其妙，难以预料。再比如，变化的速率，基本上是越来越快，但有时匀加速，有时变加速，我们要适应的不仅是变化本身，还有那瞬息万变的速度。

对信息负荷过重的适应。在信息社会里，缺乏信息，不仅难以获得成就，甚至难以很好地生存。人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过分依赖信息。工作、学业、消费、日常事物……在各个领域都要面对大量信息，如何获取、选择、使用，人们感到力不从心。据研究，目前总的信息供给量大大超过了总的信息消费量，出现了非有效需求信息大量流向社会的矛盾。有的专家断言：如果一个人超越他所能处理的信息范围，去过多接受其他信息，那将会引起他的身心失调。

对不同文化的适应。阿尔温·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时期没有单一的文化，有的是不断变化着的多种多样的新文化。社会进一步专业化，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亚文化群。各个阶层、各种人群之间都会存在文化上的不平衡，加上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由传统和发展速度不一致带来的差异，形成各种文化圈子连接相套，交错咬合的状态。一个人可以站在几种文化的汇合点上，面对着各种与他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色彩和格调，他必须学会适应，乐观、坚定，而又随和宽容，不然，也将会产生种种心理失调。

与适应问题并存的是“多种选择”的出现，它同样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拿我国来说，当橱窗里的衣服由一种式样两种色彩，变成千姿百态颜色各异的时候；当录音机由一块“板砖”变成各种台式、袖珍、手提、组合式样的时候；当书籍报刊由“单打一”变得琳琅满目的时候，我们就会为这种过多的选择机会感到困惑而不知所措。美国未来学家约

翰·奈斯比特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到多种多样的选择”，在《大趋势》一书的第十章里，他以这个观点为核心，从商品、艺术一直谈到工作、家庭，用以证明单一的大众社会已经分成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群，80年代是一个空前多样化的年代。

选择的领域如此广阔，选择的余地如此之大，处在各种成长、发展、转机的关节点上的青年面临着以前从未有过的重压和考验：

首先，标准化的习惯行不通了。旧日的传统要求无论什么都要有个模式，有个杠杠，按一条标准一刀切。而今人们却觉得没有绝对适应一切人、一切场合的标准。你按照这样的方式生活，不错，但我宁愿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对多样化的要求，对千篇一律的厌烦，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选择非常必要，选择是躲不掉的。

其次，选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旧日的选择，不仅余地小，而且多半是一种例行的，重复性的，容易作出决定的程序化选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需要什么考虑，无需处理更多的信息，在精神上用不着花费多大代价。如今，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一方面没有适用一切的标准，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出相对最佳的选择；一方面可能的选择越多，作出反应的时间就越长，另一方面却要求个人在稍纵即逝的选择中尽快地作出自己的决定。这无疑对人的智力、意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青年人遇到最多的是所谓机会的冲突和选择。有时几个机会撞在一起，让人苦恼不堪，拿不定主意。但也正是这各种各样的机会能够使青年一举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够使生活超出常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魅力之所在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发酵的时代，里面充满了各种机会。如果我们能学会利用它的摇摆不定性，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所能取得的成果要比在稳定的时代里大得多。”^①

2. 未来文明的建立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关心未来。当很多国家还停留在“农业时代”发展水平上的时候，却有不少学者提出“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的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不仅考虑现实的生存，同时也考虑到今后总的趋向和发展。人类社会这只小船穿过激流峡谷，终于来到宽广的大海，水天一色，苍茫无限，何去何从，人们感到不同程度的惊恐和不安。

在西方文明中，不断的焦虑和危机感从卢梭时代就开始了。1750年，卢梭在提交迪戎科学院的有奖论文中，就提出过这类问题。论文的题目是：《艺术和科学究竟能否给人类带来进步和幸福？》对此，卢梭用慷慨激昂的言辞做了否定的回答。卢梭认为，老于世故，把一切只当作工具来使用的理性，业已取代了道德；惴惴不安、恐惧和冷酷则取代了纯洁、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猜疑、仇恨，取代了本能的相亲相爱。为此，卢梭引用了古埃及的传说，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发明了科学。本世纪初，一大批新派艺术家刻意描写物质文明的丑陋和罪恶，用近乎诅咒和疯狂的语言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象金士堡这样的诗人，几乎一句一个惊叹号地痛骂莫洛克神，即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物。70年代，国际性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则从另一个方面，~~通过大量的统计~~

①〔美〕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计和分析预言，不恰当的社会管理、资源的浪费，人口过剩，污染造成的危害，最终将窒息我们的文明。他们提出“零度增长”的理论，并强调：“不要盲目地反对发展，但要反对盲目地发展。”

如果抛开上述观点中的偏颇情绪，我们至少可以相信，未来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乐观。人类的确确离交叉路口越来越近了，必须尽早确立明确的发展方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是无限的，但它并不能取代一切。困难在于如何建立一种更高级更完善的文明，使物质和精神达到一个统一的高层次，使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更具有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因素，使技术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威胁和毁灭人类。人们必须重新考虑现有的规定和制约我们生活的文明模式和我们生活于其中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体系。

当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未来忧心忡忡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却在苦恼如何取得那些国家现在所达到的成就和发展水平。有些国家的问题竟然发生在农民应该使用耕牛还是拖拉机、水瓢还是塑料桶上面。对于这些国家，首要之处在于消除抵制现代化生产手段、方法的无知和愚昧。而另一些国家的有识之士，则已经把科学技术的引进与文明、文化的实质性内容联系在一起考虑。上世纪末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提出：“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应攻其难而后取其易。”“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在文明开辟道路。”然而真正这样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它必然会出现文化感情方面的巨大冲突，并要求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甚至是痛苦的再认识。另一方面，既然“第三次浪潮”已经把富国、穷国放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那么就没有必要按照别人的发展模式亦步亦趋地跟